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美洲六个共产党关于 2024 年委内瑞拉大选的声明	1
学校即斗争，斗争即学校——美国学生营地运动初步总结 ...	5
澳半数以上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看法	18

2025 年第 3 期

2025 年 2 月 8 日

重要声明

本刊指定发布渠道为邮件推送和网站 **IRN.red**，目前未参与任何社交平台账号的运营与活动。

允许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传播本刊内容，无需授权。转载时建议注明出处：**IRN.red**

订阅方式

以下三种方式，选择一种即可：

1. 扫描二维码填写您的邮箱



（如无法提交，请在空白处点击再试）

2. 进入以下链接填写您的邮箱

<https://cloud.seatable.cn/dtable/forms/ff203a21-e739-4321-bb63-3d9665873695/>

3. 用您的邮箱发送“订阅”至 irn3000@outlook.com

美洲六个共产党关于 2024 年委内瑞拉大选的声明



来源：美国共产主义工人纲领“新工人”网站

日期：2024 年 7 月 26 日

链接：<https://newworker.us/international/on-the-presidential-elections-in-venezuela/>

阿根廷共产党、巴西革命共产党、萨尔瓦多共产党、美国共产主义工人纲领、墨西哥共产党、巴拉圭共产党发表了一份关于 2024 年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的联合声明，内容如下：

2024 年 7 月 28 日星期日，委内瑞拉将举行总统选举。关于此事，我们想表达以下观点：

- 与（委内瑞拉）政府的宣传相反，委内瑞拉的这次选举具有强烈的反民主性质，特别是故意阻止革命的党派和力量登记候选人。

- 近年来，根据政府的指示，委内瑞拉各政党和组织遭遇非法化和干预，特别是针对在 2020 年议会选举中以“人民革命替代”（Popular Revolutionary Alternative）^[1]名义独立参选的各反帝国主义组织的干预。此外，这些政党的选民登记册被篡改，被非法地用于支持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的候选人。

- 政府对各政党进行干预，为的是阻止它们推举支持其纲领、战略和策略的候选人，从而在一开始就破坏选举进程。

- 政府的干预也针对了我们的兄弟党委内瑞拉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Venezuela (PCV)）——委内瑞拉

^[1] “人民革命替代”是委内瑞拉共产党及其盟友于 2020 年 4 月组建的独立于执政党的选举联盟。在 2020 年 12 月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革命替代”尽管面临着当局的阻挠、威胁和逮捕，但仍然赢得了 2.75% 的选票。——译注

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如委内瑞拉共产党的同志们广泛记录的那样，马杜罗总统和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副主席迪奥斯达多·卡贝洛（Diosdado Cabello）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剥夺委共的政治选举权，并用少数雇佣兵、其他政党的代理人和不具备委共党籍的人取而代之。

- 我们不接受政府及其媒体试图散布的关于委内瑞拉共产党内部“分裂”的谎言。任何诚实和严肃的审视都会发现，这是一次来自政府的不可接受的反共主义攻击。

- 在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控制下，全国选举委员会拒绝登记一个新的选举组织，该组织的目的是让不与两大资产阶级阵营结盟的政治力量能够提出自己的替代候选人；此外，选举委员会还阻止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其他力量为曼努埃尔·伊西德罗·莫利纳（Manuel Isidro Molina）注册候选人资格，拒绝让有权注册的组织进入候选人提名系统。

- 在工人组织和反帝国主义力量被剥夺参加选举的民主权利的同时，那些过去公开支持外国制裁政策，甚至呼吁对本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反动势力却被允许注册选举组织。

- 面对委内瑞拉选举委员会和政府对于工人阶级及其党派的民主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侵犯，所谓的国际社会和各国进步政府却可耻地保持了沉默。

对委内瑞拉共产党的攻击是向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进攻的一部分：打击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条件、攻击工会

斗争、监禁工会干部。与其他国家一样，委内瑞拉的“进步”治理维护的是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而在言辞上却厚颜无耻地模仿着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甚至革命的立场。

我们向委内瑞拉的工人们致以声援，向委内瑞拉共产党及其由总书记奥斯卡·菲格拉（Oscar Figuera）同志领导的中央委员会、该党的所有战士们，以及委内瑞拉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 of Venezuela）致以声援。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签署者：

阿根廷共产党（Argentine Communist Party）

巴西革命共产党（Brazilian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萨尔瓦多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El Salvador）

美国共产主义工人纲领（Communist Workers' Platform of the United States）

墨西哥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Mexico）

巴拉圭共产党（Paraguayan Communist Party）

学校即斗争，斗争即学校——美国学生营地运动初步总结



来源：美国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解放新闻”网站

日期：2024 年 5 月 12 日

链接：<https://www.liberationnews.org/the-school-is-a-struggle-the-struggle-is-a-school/>

对三周多以来校园营地运动的初步总结

在过去一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众多学府的学生，面对近年来最大规模之一的警力部署，树立起了一个令人钦佩的抗争榜样。尽管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坚守的营地和学校建筑，但他们依然昂首挺胸，高喊着过去三周传遍全球的口号：“揭露，撤资——我们决不止步，我们决不停息！”（Disclose, Divest — We will not stop, we will not rest!）无良的企业媒体人迅速占据了各大媒体平台，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

试图通过制造误导性的标题来混淆视听，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然而，他们的所有污蔑和误导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徒劳的。正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学生占领运动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一样，那些动用警察对付学生的人将被历史谴责。而那些面对暴力、停学甚至可能被开除，却依然坚持不屈的学生，将被历史宣判无罪。

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无疑将会证明，不论这种镇压有多激烈，只要加沙的种族灭绝没有结束，青年运动就会继续发展。自从哥伦比亚大学三周前发起行动以来，要求从以色列撤资和声援加沙的大学营地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PSL）的所有支部都动员了起来，为学生们提供支持。我们的学生党员直接参与了十几个营地，并在其中几个营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的许多同志不仅面临逮捕、停学和开除，而且还遭受着有针对性的警察骚扰、解雇和刑事指控——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站出来捍卫和扩大营地，作为全球支持巴勒斯坦运动的一部分。虽然现在要全面总结过去三周的经验还为时过早，并且我们每天都还在获得新的战术与战略教训，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分享一些已经显而易见的关键原则和模式。许多校园营地现在面临学期结束，与此同时还直面着警察攻击和行政管理上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学生活动家屈服于失败主义或悲观情绪；相反，我们正在认真总结教训、迎难而上。学校成为了一场斗争，而斗争也成为了我们的学校。

通过与来自十几个学生营地的同志们的每天交流，我们认识到，一些普遍的教训值得进行初步总结——尽管这些营地各有其特点，并且处在不同的阶段。

1、学生运动是斗争的一个特定领域。

大学环境的独特性质往往有利于迅速建立营地，而所有营地都是围绕独特的校园政治形成的。当前这股学生营地的浪潮，不仅仅是因为年轻人平均而言比社会其他群体更加激进。大学生形成了紧密的社交网络，他们共同生活，发展出了共同的身份认同，尤其是他们大多数都住在校园内或校园周边。由于较少受到繁重工作和家庭责任的限制，四年制学校的本科生们通常能够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他们对自己身边的校园公共空间有着更强烈的“权利”感，并且能够直接接触到权力机构。这些特点为学生运动提供了显著的战术优势和心理优势。任何针对学生的镇压行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毫无根据的镇压，往往会激起更多学生群体的参与。即便在可能遭遇逮捕的情况下，学生们也常居住在离他们设立的营地不远的地方，并且他们之间保持着持续的接触和沟通，这使得他们能够轻松地返回或重新集结。基于这些原因以及更多其他因素，尽管这种营地战术可能不那么容易直接运用于整个工人阶级，但它完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似条件的校园中复制。这种策略可以从较小的群体开始，随着斗争的展开逐渐吸引更多学生加入。

2、没有哪个校园是座孤岛，学生“例外论”是条死路。

尽管每所大学都有其值得外界人士尊重和理解独特性，但过分强调“学生”与“外部支持者”之间的界限，会削弱我们取得胜利所必需的联盟。在建立营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沉浸在反抗、自由和自治的情感之中，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学生掌握了所有的力量，校园内的力量对比完全倾向于他们一方。毕竟，学校当局只是少数人，而学生是大多数人。然而，这只是一种幻觉。学校当局的背后不仅有着由规章制度、法律和财产所有权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且还有整个统治阶级、企业媒体和警察，必要时甚至有国民警卫队。因此，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在这场斗争中，谁将站在学生的一边？

一旦学校当局开始对学生采取行动，外部动员的必要性以及校园内外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这正是统治阶级媒体如此着重编造“外部煽动者”叙事的原因，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力量平衡，使之对自己有利。我们拒绝这种叙事。在基于信任和同志情谊的关系中，无论是在校园内还是在校园外组织起来的力量，都是作为协同的战略伙伴在运作，不断地进行协商，始终思考每一项行动如何激荡起更大的政治时刻。从长远来看，每所大学的力量平衡不仅仅取决于营地运动或占领运动的战术现实，而且取决于地方、州、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政治。从根本来看，在扩大对营地的防御的同时，将运动扩展到青年和工人的不同群体，并广泛地提高意识，是促成

新的进展势头的关键。例如，加州大学研究生即将举行罢工授权投票，就是为了抗议学校未能保护雇员免遭警察滥用职权的危害；另外，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组建工会的研究生，援引了受保护的劳动纠察权利来帮助保护学生。这些都只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拥有何等巨大的力量来扩大斗争的一个小小的展示。另一方面，校园中的妥协、组织不善的退却和政治失误也会对更广泛运动的士气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场斗争的一部分。

3、撤资将是一场长期斗争，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投资回报率，而且触及了帝国主义的政治。

如果撤资仅仅是关于“对社会负责”的投资事宜，那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因为以色列是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国家，所以要赢得撤资就需要促成我们与统治阶级之间的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更大矛盾。我们知道，争取巴勒斯坦解放的斗争的最首要基础在于巴勒斯坦当地的斗争，来自帝国主义中心的再多行动都无法取代这一点。我们的作用是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带给统治阶级制造一场政治危机，这场危机要能够限制其对种族隔离政权及其种族灭绝行动的资助和支持。撤资斗争就是其中一方面。只要美国统治阶级处于政治守势，那么这场运动就可以保持攻势，反之亦然。

在一些对美以关系来说不那么关键的学校和机构，撤资可能在短期内得以实现。这造就了重要的前进方向和榜

样。在作为美国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的核心机构的其他大学，斗争将更具挑战。例如，如果哈佛大学从以色列撤资，就将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集团与以色列的彻底决裂，从而为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瓦解奠定基础。由于未对学生采取足够严厉的措施，哈佛大学校长在统治阶级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由此可以想象，统治阶级对从以色列撤资和接受学生的要求会产生何等强烈的抵制。尽管这些精英学校没有立即撤资，但是他们与学生群体和周围社区的意愿背道而驰，因而暴露了他们领导力的空虚，削弱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控制，进而使这些机构处于守势。在南非种族隔离问题上，美国统治阶级到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产生了分裂；然而今非昔比，目前美国统治阶级仍然高度团结在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背后。这种团结之中存在一些小的裂缝，但由于美以关系在高层峰会上结合地如此紧密，以至于美国统治阶级只有在世界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才会抛弃以色列。学生们正在开始发挥在内部撼动帝国的作用——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4、学生营地运动的主要力量在于：给统治阶级造成了一场政治危机。

营地运动正在对高等教育机构造成破坏，但它们整体上并没有完全停止教学（在当今远程授课和考试的时代，更加难以实现这一点）。撤资尚未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这可能很快就会到来。然而，营地运动现在占据着新闻的头版头条，而且正在面对着大规模的警力。为什么？一些帐篷

为何会变得如此危险？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象征和代表着美国统治阶级和犹太复国主义如何失去了整整一代人，包括其用来为资产阶级培养干部的最顶尖的精英学府的一批学生。因此，营地运动就成了表明青年站在哪一边的明证，是对统治阶级的控诉，而且使民主党尤其难堪。这一现实在亲眼可见、亲耳可闻，不再仅仅只是地下暗涌的不满情绪了。

营地运动正在全国激发讨论，而且预示着从种族隔离项目中撤资将成为未来多年的主要目标。无论短期内能否实现撤资，青年们都已经发起了挑战，并宣布了他们将站在历史的哪一边。鉴于此，我们把维护和保卫到处发展的营地运动作为优先事项，这有助于保持学生运动的群众性质，有助于为运动的回归筑造基础，并扩大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有时，由于种种原因，营地无法被保留，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寻求其他同样不可忽视的策略，以便保留群众参与斗争的活力。

5、每个学生营地都需要一个政治和实践的策略，以保卫自身并继续前进，而这意味着与国家对抗。

事实上，对学校当局来说，对营地置之不理、然后盼望学生的热情自行消散，可能是一个更明智的选项，但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并非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一次斗争都不可避免地会与资本主义法律发生冲突，进而与国家力量发生冲突，警察和极右翼只是国家力量的前线士兵。

遭遇警察镇压的经验将迅速扫清对警察或民主党的任何幻想。正是通过这些冲突的经验，人民得以迅速发展出真正的阶级意识，并明确认识到建立一个全新制度的必要性。

安全问题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集体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像遮盖面部或使用化名来避免泄露个人信息等诸如此类的个人保护策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具有操作价值，但是过分关注这些措施可能会产生片面的安全观念，一方面滋生过度的谨慎或恐惧，另一方面提供虚假的安全感。是的，斗争将对个人产生一些后果，但我们真正拥有的安全保障在于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能够反击统治阶级的运动，以及一个足够强大的、能够在不可避免的镇压和报复来临时为个人提供支撑的网络。一些时刻需要前进，另一些时刻则需要暂时撤退；这都是斗争的一部分。但为了维持士气，我们要努力确保每一次前进都有巩固新领地的计划，每一次撤退都能通向有组织的重新集结，而不是作鸟兽散。

6、维持营地的团结是一项重要任务，不能想当然。

一个共享的学生营地并不会使每个人的意识形态都变得一致；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不同学生的不同起点所带来的所有矛盾。但意识和政治的分界线可以在斗争过程中迅速转变。在过去的三周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意识水平的迅速提高。我们看到，在共同斗争中紧密接近的基础上，宗派主义情绪和不信任感已然消失不见，而且作为参与者，

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共同的话语来并肩克服共同经历的问题。同时，左翼的所有矛盾依然存在，社会的所有矛盾仍然会进入营地，因为营地是由真实的人构成的，而不是由超级英雄构成的。通常来说，最好保持一个能够对抗国家和学校当局的统一阵营，而不是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阵营和领导者。我们能够取得战术的统一，而不需要意识形态的完全统一。面对这一切，需要具有革命者的所有品质：高度的政治清醒和组织能力；一贯性；对彼此的耐心和敏锐；在战术领域的胆识和创造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这要求同志们不断地相互协商，交换经验和分享信息。群众运动的来回拉锯使这一点变得更加困难，但也使它变得更加必要。这要求大家诚实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接受集体的观点。当营地运动发展出所有相关者都参与其中的决策结构时，他们就更能保持团结。那种认为去结构化（structurelessness）和“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事”能够带来更多内部团结或防止被同化（co-optation）的观点，已经在好几个校园中被证明是错误的。既没有领导结构，也没有集体决策，就会给自封的领导者们造成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空间。

7、警惕学校当局的官僚主义策略：空口承诺、秘密谈判、拖延、指派学生领袖。

与敌人坐到谈判桌前，是一切斗争的必要部分——无论是在战争、劳工斗争中，还是在学生营地运动中。这样做没有任何原则错误，所有谈判都反映了力量平衡的变化。

但是，在学生面前打开的这间谈判室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的领域，他们希望通过繁琐冗余的官僚程序消耗学生的精力和活力，或者利用他们以“让步”作诱饵提出的折中方案来分裂学生。然而，并不是所有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凭借他们拥有的财富，他们可以轻易地为加沙的学生抛出这样或那样的奖学金，或者为穆斯林学生提供一个新的“安全空间”。只要不（从以色列）撤资，与他们依靠种族隔离赚取的数十亿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施舍；与学生营地引起的麻烦相比，这些代价不过九牛一毛。

在学生营地拥有巨大道义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时候，任何阻碍斗争的行为都是一种挫折。如何最好地推进群众性的激进反战运动的问题，与常规的劳工斗争并不相同；学生的核心影响力在于维持营地本身作为一个群众运动的空间，使之不受学校当局的政治控制，从而具备发展壮大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能力。年轻人持续的激进化本身就是一种影响力。为了使营地更“易于管理”，采取仅限学生参与等措施，只会削弱这种影响力。一旦营地消失，学生的所有影响力也就几乎随之消失了。我们建议所有谈判都应公开进行，以便作为一种大规模揭露学校当局的形式；否则，他们就会为一小群通常无法负责的谈判代表赋予过大的权力。

在营地确实无法继续维持，很可能面临解体或全面镇压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感到压力，而不得不接受一些以谈判作为结束的方式。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

在缺少了撤资的谈判让步中间，也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对下一阶段的斗争具有真正的政治价值，并且让学校当局无法钻空子。任何将这场斗争——当它处于大众动员阶段时——引向官僚化程序、非约束性协议和无休止的咨询委员会的做法，都是在帮助学校当局。因为捐赠款项都被整合到了极其复杂的投资组合中，并由第三方管理，这让学校有了利用法律上的技术性手段来拖延问题的额外机会。在以谈判作为结束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重要的是不要把挫折称为胜利，像有些人做错的那样。在保持学生运动的完整和原则性的情况下撤出斗争，才是更强大的做法；这样才能为下一轮激进斗争创造更坚实的基础，并揭露学校当局、国家和统治阶级。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所树立的榜样。当然，即使犯了错误，或者人们不必要地屈服于学校当局的压力，这也不是斗争的结束；即使是官僚化的程序，也可以被用作下一阶段学生动员的目标和时间表，用作一种揭露学校当局违背承诺的手段，进而充满希望地重建起更强大的运动。

总结：巴勒斯坦已经赢得了叙事战争，巴勒斯坦必将胜利。

来自这场斗争的对立双方的两段发言，证实了声援巴勒斯坦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的巨大影响。

“我们向自由的美国学生致敬，我们向他们保证，思想战线上的胜利比军事战线上的胜利更为重要，因为这是

避免战争的唯一途径。”

——胡塞组织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哈提
(Mohammed Al-Bukhaiti)

“有些人认为大学校园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只是一些次要事件；不，它们是主要事件。如果我们在思想斗争中失败了，我们就将永远无法在西方部署任何军队。”

——帕兰提尔公司 (Palantir) ^[1] 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 (Alex Karp)

来自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双方的战略家们都认识到，美国国内的这场运动是更广泛的叙事战争的一部分，这场叙事战争搭建了参战双方排兵布阵的整个政治舞台，从而确定了这场斗争的长期走势。

布哈提所说的“思想战线”(awareness front)，就是卡普所说的“思想斗争”(intellectual battle)。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将其称为“意识之战”(battle of ideas)。曾为美国占领伊拉克设计镇压策略的大卫·彼得雷乌斯 (David Petraeus) 将军意识到，如果五角大楼不能赢得“人类领域”(human domain)，那么其在陆地、海洋、天空、网络 and 太空所有五个战争领域的主导权都是没有用的。如果占领军不能赢得伊拉克的民心，从长远来看，美国是无法获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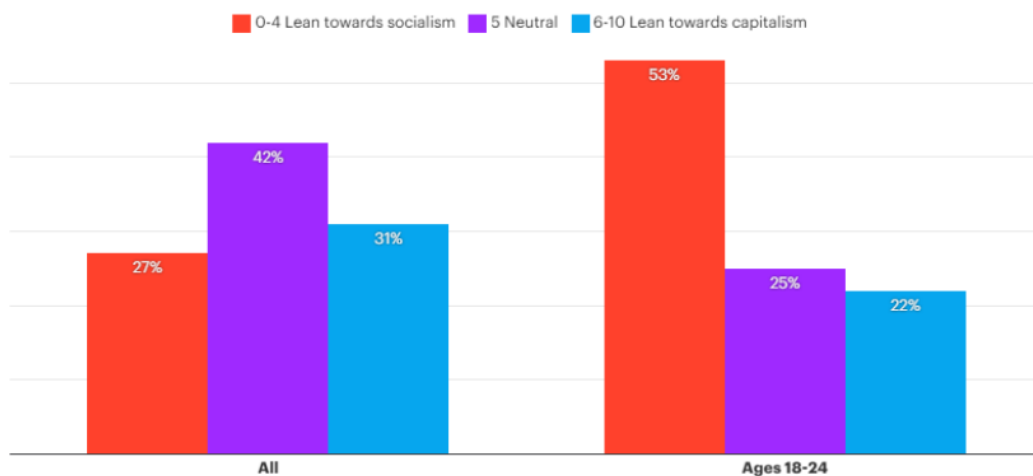
^[1] 帕兰提尔公司是硅谷的大数据分析公司，与美国情报部门、军方、警方深度合作。
——译注

所有这些术语描述的都是同一件事。而在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案例中，叙事战争的发展已经越过了转折点。以色列和美帝国已经失败。帝国主义的所有工具——从军事到媒体再到文化——都无法克服这场政治和心理上的失败，即便血腥入侵拉法（Rafah）也无法扭转这一局面。在经历了七个月的现场直播式的种族灭绝、持续不断的抗议和动员、政客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的干扰，以及现在激动人心的学生营地运动之后——世界人民的意识，尤其是美国年轻人的意识，已经不可能像过去一样了。随着施加于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的战争一天天地持续，帝国主义正在逐渐丧失其在中东乃至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正如卡普所说，“永远”无法“部署任何军队”。

无论他们是镇压营地运动还是拖延撤资，历史的长期轨迹都已显而易见。从现在起，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将被孤立。无论这场战斗能否在短期内结束，巴勒斯坦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澳半数以上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看法

To what extent do you think Australia should be more Socialist or more Capitalist? Choose a number on the scale where 0 is much more Socialist and 10 is much more Capitalist.



Note: 0-4 has been categorised as leaning towards socialism, and 6-10 has been categorised as leaning towards capitalism. 5 has been categorised as neutral, neither more socialist nor capitalist.

YouGov

YouGov Public Data, 31 May - 4 June

来源：澳大利亚“绿色左翼”网站

日期：2024 年 7 月 16 日

题图：在全部受访者中，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占 27%；而在 18 至 24 岁的受访者中，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占 53%。

链接：<https://www.greenleft.org.au/content/more-socialism-say-young-people>

大多数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看法也许并不奇怪。毕竟，大多数年轻人正处在生活成本危机和住房危机之中，在这一背景下，将社会需求置于利润之上是合情合理的。

2024 年 6 月 24 日“舆观调查网”(YouGov)^[1]就下面的问题开展了民意调查：澳大利亚应该“更加社会主义还是更加资本主义”？

调查发现，大多数年轻人选择了社会主义：18 至 24 岁的受访者中，53%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更加社会主义，只有 22%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更加资本主义，另有四分之一持中立态度。

34 岁及以下的受访者和 35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18 至 34 岁的受访者中有 41%支持社会主义；35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只有 21%支持社会主义，44%保持中立，34%支持资本主义。

为什么年轻人比老一辈人更倾向于社会主义？“舆观调查网”公共事务与公共数据总监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认为，这是因为年轻人正在经历截然不同的经济状况。

他认为年轻人之所以更倾向于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经历非常不同”。他说，年轻人支付了更高的住房和教育费用，却没有得到年长的人们通常享有的稳定而高薪的工作，这对年轻人的政治立场产生了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个调查结果。年轻人不得不

^[1] 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网络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以其准确性和代表性的民意调查而闻名。——译注

在一个高度临时工化的工作环境中生活，几乎没有机会拥有自己的房子，找到负担得起租金的出租房也很困难（除非他们有房子可以继承）。

公共设施的私有化意味着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许多重要服务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表明了当前制度和他们是对立的。

年轻人也懂得气候紧急状态威胁的存在，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学习过科学知识。他们对政府拒绝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感到愤怒和沮丧。

各校学生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紧急状态的运动就是这种愤怒的表现，这些运动也是世界各地年轻人普遍感到的气候焦虑的表现。

此外，年轻人每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加沙遭受着破坏与恐怖。这使得很多人对依赖和推动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质疑。

政府和建制派媒体为种族灭绝辩解和粉饰的努力没有达到效果，因为大多数年轻人都是从其他地方，包括从直接来源获取新闻和信息。

年轻人也在积极寻找其他政治替代选项。在澳大利亚 2022 年联邦选举中，主要政党的选票下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近三分之一的人选择投票支持小党或独立候选人。这种趋势在英国等其它国家也很明显。

2024 年 2 月的“澳大利亚选举研究”（Australian Electoral Study）表明，“投票给左翼政党的年轻人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保守”的观点也开始变得站不住脚。

不出所料，“舆观调查网”的民意调查发现，绿党（Greens）的选民更支持社会主义（64%），而工党（Labor）（31%）和联盟（Coalition）^[2]（12%）的选民则不那么支持社会主义。

虽然调查没有询问参与者“更加社会主义”指的是什么——这可能包含各种各样的想法——但结果大致表明，人们渴望建立一种将人民和地球置于企业利润之上的政治制度。

公共住房、扩大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和加强福利制度等观念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声援巴勒斯坦运动和气候运动，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资本主义是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的根源。

年轻人将继续被吸引去支持能够应对他们所经历的危机的解决方案。

尤其是当他们充分认识到拥有一定资源和地位的澳大利亚，能够成为应对气候紧急状态、寻求中东的公正与和平以及向富人征税以实现资源公平分配的世界领导者时，

^[2] 由澳大利亚自由党（及其前身政党）和澳大利亚国家党及其他关联地方性政党组成的右翼保守派联盟，又称自由-国家联盟。——译注

情况就更是如此。

30 多年来，《绿色左翼》（Green Left）一直在揭露资本主义的失败，并帮助动员人们为一个以人类和地球为中心的替代方案而斗争。为了帮助我们继续加强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运动，请成为我们的支持者或向我们的“2024 斗争基金”（2024 Fighting Fund）捐款。